

卡夫卡小说全集1

城堡

高年生 译

前言

城堡——一个迷宫似的故事

卡夫卡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早在一九四一年，著名英国作家奥登就说过：“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在文学的田野上默默地耕耘，以自己独辟蹊径的创作广泛地影响了当代各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他当之无愧地被尊称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弗兰茨·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今捷克西部地区）首府布拉格。他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犹太商人，母亲是个气质忧郁、耽于冥想的家庭妇女。卡夫卡幼时受的是德语教育，一九〇一年进入布拉格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但不久便迫于父命改学法律，并于一九〇六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自一九〇八年起，他供职于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一九一七年患肺病，一九二二年因病离职，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病逝，只活了四十一岁。

卡夫卡短暂的一生中充满了不幸。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社会生活环境、他的家庭，都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正是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末期。当时在布拉格，民族矛盾、政治矛盾十分尖锐，帝国摇摇欲坠。作为犹太人，卡夫卡与斯拉夫人没有什么来往，而布拉格的多数居民是斯拉夫人；他受的是德语教育，这使他与周围的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他既不是完全的奥地利人，也不是捷克人。作为保险公司的雇员，他不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他的父亲性情暴烈、作风专横，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卡夫卡从小就感到来

自父亲的压力，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曾三次订婚，又三次主动解除婚约，始终未能建立自己的家庭。卡夫卡的生活环境以及内向的性格，使他把写作当做惟一的精神寄托。

卡夫卡自幼酷爱文学。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大量阅读世界名著，并涉猎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人的学说，受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思想影响，也研究过中国的老庄哲学。一九〇八年开始发表作品。卡夫卡是一位勤奋的业余作家，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大量随笔、杂文、格言、书信、日记等。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十分严格，生前发表的作品屈指可数。卡夫卡去世前留下遗嘱，要求挚友布罗德焚毁他所有未发表的手稿，已发表的作品也不再版。后世的读者应感谢独具慧眼的布罗德没有执行这份遗嘱，在作家身后整理出版了亡友所有著作，使这位旷世奇才的不同凡响的作品得以保存下来，流播世间。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曾禁止出版他的作品，然而他的作品仍以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现。自五十年代起，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卡夫卡热，作家们纷纷模仿借鉴卡夫卡的创作手法，学术界也掀起研究卡夫卡的热潮，在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卡夫卡学。时至今日，声势越来越大。本世纪以来活跃在世界文坛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文学流派如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都在卡夫卡的创作中找到自己创作方法某种特征的渊源。中国读者对卡夫卡的了解比较晚。六十年代中期，大陆曾翻译出版卡夫卡的少数作品，但仅供内部参考，广大读者无缘得见。“文革”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为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卡夫卡也得到重新评价，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卡夫卡也对中国作家产生影响，有一些作家已开始有意识模仿卡夫卡。随着时间的推移，卡夫卡的作品将会在我国赢得愈来愈多的读者的理解和赞赏。

卡夫卡的三部长篇都是未竟之作。在这三部作品中，《城堡》篇幅最大，也最富有卡夫卡特色，被公认为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布罗德甚至称《城堡》是“卡夫卡的浮士德”。

小说写的是主人公 K 为进入城堡而徒然努力的故事。作品寓意深邃，内容怪诞离奇，展现了一个独特的世界，现实与非现实、合理

与悖谬、常人与非人并列在一起。有人称它是一部“迷宫似的令人晕头转向的小说”。有一位外国评论家指出：“《城堡》的读者读了头几页往往会有如坠五里云雾之感，而这并不是因为书中的语言晦涩——卡夫卡的文风倒是明白晓畅的——，而是因为书中所描写的事情是如此离奇，人们间的对话是如此怪诞……”

小说中出现了许多极其离奇而荒诞的事情。城堡并没有聘请土地测量员，却认可了 K 的土地测量员的身份；K 早晨出门，大约只过了一两个钟头，夜幕就已降临；属于城堡管辖的村子并不算大，可是管理这个村子的却是一大群官员，他们的人数恐怕要比他们管辖下的村民多出好几倍，他们整日忙忙碌碌，办公室里一捆捆文件堆积如山，文件不断地掉到地上，只要发生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收到一件无关紧要的申诉或无足轻重的申请，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就得成年累月地运转起来；巴纳巴斯自愿为城堡充当信差，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在公事房等待任务，一等就是几年，也没有接到过一次差遣；城堡办公厅主任克拉姆给 K 发来两封信，对他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虽然他根本就没有动手工作，后来发现，这些信都是旧的，是从一堆发黄的旧档案里随便抽出来的；城堡秘书比格尔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度过，在床上处理公务，传讯当事人；K 千方百计想要进入城堡，城堡一步也没有离开他的视线，但他却无法接近城堡一步；城堡官员索提尼看上了村姑阿玛丽亚，而阿玛丽亚坚决拒绝了他的粗暴要求，从此厄运就降临到她的家庭，尽管城堡并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可他们却发热病似的去恳求城堡宽恕，为了能找到索提尼的跟班，阿玛丽亚的姐姐奥尔加不惜跑到客栈去，委身于每一个下贱的仆役……

这些事情叫读者感到不可思议，可是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反常。这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纯客观的叙述方式，构成了卡夫卡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故事情节在外表的荒诞性之下具有深刻的寓意，促使人们去进一步思考。

卡夫卡的每部作品都具有绝非单纯的复杂涵义，《城堡》一书更是如此，它可以使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

城堡是神和神的恩典的象征。K 寻求进入城堡之路，以求得灵

魂的拯救,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神的恩典是不可能强行取得的,最后 K 离开人世时才得到补偿。因此,《城堡》是一则宗教寓言;

城堡是权力象征、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这个高高在上的衙门近在咫尺,但对广大人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即。《城堡》是为官僚制度描绘的滑稽讽刺画,是极权主义的预示;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欧洲盛行排犹主义。《城堡》是犹太人无家可归的写照;

K 的奋斗是为了寻求真理。人们所追求的真理,不管是自由、公正还是法律,都是存在的,但这个荒诞的世界给人们设置了种种障碍,无论你怎样努力,总是追求不到,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K 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局外人”,不仅得不到上面的许可,也得不到下面的认可。他自始至终是一个“陌生人”。K 的这种处境是现代命运的象征。人不能不生活在社会之中,但社会不允许、也不承认他是社会的真正成员;

《城堡》反映了卡夫卡和他父亲之间极其紧张的关系。城堡是父亲形象的象征。K 想进入城堡,而城堡将其拒之门外,这反映了父子对立和冲突……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当然,这些评说只是人们所作的诸多评说的几种可能性。未来世代还将不断地评说下去。每一种评说,即便正确,也可能只涉及到其中某一侧面,因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具有多义性和复杂性,很难加以单一的概括。卡夫卡作品的本质在于提出问题而不在于获得答案。意味深长的是,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都没有写完。美国当代女作家乔伊斯·欧茨指出:“对许多读者来说,卡夫卡还是一个永恒的谜……要‘解开’这个谜就意味着‘解开’人生的真谛。应该如何解释卡夫卡,如何超越卡夫卡笔下典型主人公的立场,如何去认清《城堡》本身的秘密!——看来这一切都是难以做到的……”^①不过,从某个角度加以认识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

^① 引自欧茨《卡夫卡的天堂》,参见《论卡夫卡》第 678—67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

卡夫卡是一个揭露旧世界的天才,他用荒诞、夸张的手法,写出了梦魇般的世界现实。布莱希特称卡夫卡是“一位先知式的作家”。R. D. 莱恩在《分裂的自我》一书中说:“如果比较莎士比亚和卡夫卡对人之痛苦及普遍异化的揭露(而不考虑他们各自的天才),那么当代读者会认为,是卡夫卡而不是莎士比亚作出了更为强烈和更为全面的揭露……卡夫卡关于恶的认识是完整的;他没有用关于健全而合理之自我的认识与之对立。”^①卡夫卡自己 also 说过:“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1922年7月5日给布罗德的信)希特勒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使不少人逐渐认识到卡夫卡作品中惊人的预言性:“卡夫卡的梦魇世界……实际上已成为现实。”欧洲战后的现实,也为人们重新评价卡夫卡提供了基础:“对战争和战后现实的失望,对过去空想的摒弃……命令主义、生产的自动化、受官僚全面控制的世界的景况,这一切在卡夫卡未卜先知的预言里似乎都可以找到。”在中国,经历过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对卡夫卡作品中貌似荒诞不经的事情便有了新的领会。布罗德指出:“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是世界的一个缩影;小说中关于某一类型的人对于世界做出的行为进行了详尽的描绘,其准确与细致达到无可比拟的程度。由于每个人都能觉察到自己身上也有这种类型的成分——正像他能在自己身上发现浮士德、堂吉诃德或于连·索黑尔也是他的‘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所以卡夫卡的《城堡》超越了书中所写人物的个性,成为一部对每人都适合的认识自我的作品。”^②正因为卡夫卡所揭示的东西在世界上具有如此的普遍性,所以他的作品才会流传如此广泛。有人说卡夫卡“归根结底是最可理解的作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年生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① 参见 R. D. 莱恩《分裂的自我》第 69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② 引自布罗德《无家可归的异乡人》(1940),参见《论卡夫卡》第 8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

目 次

第一章	到达	(11)
第二章	巴纳巴斯	(23)
第三章	弗丽达	(37)
第四章	同女店主的首次谈话	(44)
第五章	会见村长	(54)
第六章	同女店主的第二次谈话	(68)
第七章	教师	(78)
第八章	等待克拉姆	(85)
第九章	抵制讯问	(92)
第十章	街上	(100)
第十一章	在学校里	(105)
第十二章	助手	(113)
第十三章	汉斯	(118)
第十四章	弗丽达的责备	(125)
第十五章	会见阿玛丽亚	(133)
第十六章		(140)
第十七章	阿玛丽亚的秘密	(152)
第十八章	阿玛丽亚受到的惩罚	(164)
第十九章	求情告饶	(171)
第二十章	奥尔加的计划	(177)
第二十一章		(189)
第二十二章		(196)
第二十三章		(204)

第二十四章	(216)
第二十五章	(227)

第一章 到达

K 抵达的时候，天色已很晚。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城堡山笼罩在雾霭和夜色中毫无踪影，也没有一丝灯光显示巨大城堡的存在。K 久久站立在由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仰视着似乎虚无缥缈的空间。

之后，他去找住处；客栈里的人还没有睡，店主对晚来的客人深感意外和困惑，虽然没有房子出租，但他还是愿意让 K 睡在店堂里草垫子上，K 同意了。有几个庄稼人还在那儿喝啤酒，但是 K 不想和任何人交谈，便自己到顶楼上拿来草垫子，在火炉旁边躺下。这里挺暖和，庄稼人不言不语，他用疲惫的眼光还打量他们一会，然后就睡着了。

可是，没过多久，他便被人叫醒了。一个年轻人，穿着像城里人，长着一张演员般的脸，细眼睛，浓眉毛，正和店主一起站在他的身边。庄稼人还在那里，有几个把椅子转过来，以便看得听得更清楚一些。年轻人因为叫醒 K 而彬彬有礼地表示歉意，自称是城堡总管的儿子，接着说：“本村隶属城堡，在此地居住或过夜就等于在城堡里居住或过夜。未经伯爵准许，谁也不得在此居住或过夜。可是您并没有获得伯爵的批准，至少您并未出示这样的证明。”

K 抬身半坐半躺，用手理理头发，抬头看着他们说：“我这是走错路闯进哪个村子了？这儿有一座城堡吗？”

“当然，”年轻人慢慢吞吞地说，这时店堂里有人不以为然地对 K 摇头，“是西西伯爵老爷的城堡。”

“在这儿过夜一定要有许可证吗？”K 问道，仿佛想要肯定自己刚才听到的通知也许是做梦。

“一定要有许可证，”年轻人答道，并伸出胳膊向店主和客人们问：“难道就可以不要许可证吗？”语气里含有对 K 的强烈讥讽。

“那么，我就得去弄一张来，”K打着呵欠说，一边推开身上的毯子，像是想要起来的样子。

“向谁去申请呀？”年轻人问。

“向伯爵老爷呀，”K说，“只能这样做啦。”

“现在深更半夜去向伯爵老爷申请许可证？”年轻人倒退一步，喊道。

“这样做不行吗？”K冷静地问道。“那您干吗把我叫醒？”

这一来年轻人火了。“流浪汉习气！”他嚷道，“我要求您尊重伯爵的官府！我叫醒您，是通知您必须立即离开伯爵的领地。”

“别再做戏啦，”K说得非常轻，躺下盖上毯子，“您有点儿过分啦，年轻人，明天我还会提到您这种态度的。只要我需要证人，店主和那儿的几位先生都可以作证。不过，还是让我来告诉您吧，我是伯爵请来的土地测量员。明天我的助手带着仪器乘马车来。我不想放在雪地里步行的机会，可惜走错了好几次路，所以才来得这么晚。在领教您的教训之前，我自己就知道现在去城堡报到已太迟了，因此我只好在这儿将就住一夜。可是您——说得婉转一些——却不客气地把我吵醒了。我的话完了。先生们，晚安。”说罢，K向火炉转过身去。

“土地测量员？”他还听见背后有人犹豫不决地问，接着便是一片沉寂。但是那个年轻人一会儿就恢复了自信，把嗓门儿压低，表示顾及K在睡觉，不过声音还是高得能让他听清楚，他对店主说：“我要打电话去问。”什么，这个乡下小客栈还有电话？真是一应俱全。个别的事情使K感到意外，不过总的说来并不出他所料。原来电话机几乎就在他的头顶上，刚才他昏昏欲睡，没有看到。现在年轻人要打电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惊动正在睡觉的K，问题仅仅是K是否让他打电话，K决定让他打。不过这样一来装睡也就没有意思了，于是他翻过身来仰卧着。他看见那几个庄稼人战战兢兢地靠拢在一起窃窃私语；来了一位土地测量员，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厨房门打开了，女店主站在门口，她那庞大的身躯把整个门洞都堵住了。店主蹑着脚尖向她走去，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电话中的对话开始了。城堡总管已经就寝，不过一位副总管——几位副总管之一——

弗利茨先生还在那儿。自称施瓦采的年轻人向他报告发现了 K，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衣衫不整，正安静地睡在一个草垫子上，用一个小小的旅行背包当枕头，手边放着一根多节的手杖。他自然对此人产生怀疑，由于店主显然疏忽职守，他，施瓦采，就有责任来查究此事。他叫醒了这个人，盘问了他，并忠于职守地警告他要把他驱逐出伯爵领地，可是 K 对此却不以为然，再说最后情况表明，也许他有道理，因为他声称自己是伯爵老爷聘请的土地测量员。当然，核实这种说法至少是例行公事，因此施瓦采请求弗利茨先生问一问中央办公厅，是否真有这么一个土地测量员要来，并将查询结果立即用电话告知。

之后，屋子里静悄悄的，弗利茨在那边查询，人们在这边等候回音，K 仍像刚才一样，甚至没有翻一下身，似乎满不在乎，睁大眼睛在发愣。施瓦采的报告混合着恶意和审慎，使 K 对城堡中甚至像施瓦采这种小人物也轻而易举地掌握的某种外交修养有所了解。而且他们那儿勤于职守，中央办公厅有人值夜班。显然很快就来了回音，因为弗利茨已经打电话来了。不过他的答复似乎非常简短，因为施瓦采马上气呼呼地扔下听筒。“我早就说过，”他叫道，“什么土地测量员！连个影子都没有。一个卑鄙的、撒谎的流浪汉，说不定还更糟。”有片刻之久，K 以为所有人——施瓦采、庄稼人、店主和女店主——都会向他扑来。为了至少能躲过第一次冲击，他完全钻到被窝儿里去了。这时电话铃又响了，在 K 听来，铃声似乎特别响亮。他慢慢地又伸出头来。虽然这次电话不大可能又涉及到 K，但是所有人都停顿下来，施瓦采又去接电话。对方说了一大通以后，他低声说：“是弄错了吗？我真为难。主任亲自打了电话？真稀奇，真稀奇。现在我该如何向土地测量员先生解释呢？”

K 竖起耳朵听。如此说来，城堡已经任命他为土地测量员了。一方面这对他并不利，因为这表明，城堡里的人已经掌握他的一切必要情况，权衡了力量对比，欣然开始这场斗争。可是另一方面对他也有利，因为按照他的看法这证明他们低估了他，他将会有更多的自由，超过他一开始所能希望的。如果他们以为用承认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这种确实棋高一着的做法就能永远使他惊慌失措，那他们就

错了，这使他感到有一点不寒而栗，但仅此而已。

K 挥了挥手叫正怯生生地向他走来的施瓦采走开；大家敦促他搬到店主的房间去住，他也拒绝了，只是从店主手里接受一杯安眠酒，从老板娘手里接过一只脸盆、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他甚至根本不用提出让大家离开店堂的要求，因为所有的人都转过脸，争先恐后地跑出去了，生怕他比如说第二天还能认出他们来，灯熄了，他终于得到安宁。他酣睡到第二天早晨，连老鼠在他身边一溜烟地跑过一两次也没有把他吵醒。

早餐后店主告诉他，早餐以及他的全部伙食费都由城堡支付。他本想马上进村，但店主——想到其昨天的表现，K 到目前为止只限于跟他说最必要的话——含着默默的请求老是围着他转，他对店主产生了恻隐之心，便让他在自己身边坐一会儿。

“我还不认识伯爵，”K 说，“据说他对活儿干得好的付给优厚的报酬，是不是？像我这样远离老婆孩子的人，也都想挣些钱带回家去。”

“先生不必为这担心，没有人埋怨工钱挣得少的。”

“唔，”K 说，“我并不是胆小怕事的人，就是对一位伯爵也会说出我的意见，不过和和气气地同老爷们把事情解决，当然要好得多。”

店主面对着 K 坐在窗台边上，不敢坐得舒适一点，他那双棕色的大眼睛流露出焦虑的神色，自始至终盯着 K。起初他挤到 K 的身边，现在似乎又巴不得跑开。他是害怕 K 向他打听伯爵的情况？他是害怕他认为是“老爷”的 K 不可靠吗？K 必须转移他的注意力。他看了看表说：“我的助手快要到了，你能给他们在这儿安排住处吗？”

“当然，先生，”他说，“不过他们难道不跟你一起住在城堡里吗？”

难道他这么乐意放走客人，特别是 K，一定要把他送进城堡去住？

“这还没有定下来，”K 说，“我得先了解人家要我干什么工作。如果比方说我要在这儿山下工作，那么住在这儿下面也就更好一些。我也怕山上城堡里的生活不合我心意。我总愿意自由自在。”

“你不了解城堡，”店主低声说。

“当然，”K说，“不应当过早下判断。目前我所知道的城堡情况仅仅是他们那儿懂得怎样挑选合适的土地测量员。也许那儿还有别的长处吧。”他站起来想摆脱正心神不定地咬着嘴唇的店主。要得到此人的信任并非易事。

K走出去时，墙上有一幅放在深色镜框里的黑不溜秋的人像引起他的注意。他在他的铺位上睡觉时就已看到，但由于距离远看不清是什么，以为木框里的原画已被取走，只看得见一块黑色底板。可现在可以看清楚，这确实是一幅画像，是一个年约半百的男人的半身像。他的头低垂到胸前，低得连眼睛也几乎看不见，又高又大的前额和大鹰钩鼻子似乎重得使头抬不起来。由于脑袋的姿势，他脸上的大胡子被下巴压住了，再下去才又分散开来，左手张开放在浓密的头发里，但是无法再把脑袋撑起来。“这是谁？”K问，“是伯爵吗？”K站在画像前，根本不回头看店主。“不，”店主说，“他是城堡总管。”“城堡有一个漂亮的总管，千真万确，”K说，“可惜他生了一个那么没有教养的儿子。”“不，”店主说，他把K拉近一点，悄悄地对他说：“施瓦采昨天言过其实，他的父亲只是个副总管，而且还是职位最低的一个。”此刻K觉得店主像个孩子。“这小子！”K笑道。但店主没有跟着笑，而是说：“他的父亲权势也不小呢。”“滚开！”K说，“你认为谁都是有权有势的。我是不是也有权有势？”“不，”他胆怯又认真地说，“我并不认为你有权有势。”“你的眼力还真不错，”K说，“私下里说，我确实不是有势力的人。因此我尊重有势力的人或许并不亚于你，只是我没有你那么老实，不大愿意承认这一点而已。”说罢，K想安慰安慰他，让自己表现得更友善些，在店主的面颊上轻轻拍了一下。这时店主果真微微一笑。他其实还很年轻，娇嫩的脸蛋几乎没有胡子。他怎么会娶一个块头大、年纪大的老婆呢，从旁边一个窥视孔里能看到她正在厨房里忙着干活。不过K现在不想再追问他了，不想把终究引出的微笑吓跑，因此他就仅仅再向他示意把门打开，接着就走出屋去迎接晴朗的冬天早晨。

现在他看得见山上的城堡了，衬着蓝天，城堡的轮廓很鲜明地显现出来，由于到处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银装素裹，千姿百态，使城堡显得更为明晰。此外，山上的积雪似乎比山下村子里少得多，K

在村子里行走并不比昨天在大路上好走一些。这儿，积雪一直堆到茅舍的窗口，再往上又沉重地压在低矮的屋顶上，可是，山上一切都轻松自在地屹立着，至少从这儿看是这样。

从远处看，城堡大体上符合 K 的预想。它既不是一座古老的骑士城堡，也不是一座新的豪华府邸，而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由几幢两层楼房和许多鳞次栉比的低矮建筑物组成；如果不知道这是一座城堡，就会以为是一个市镇呢。K 只看见一座尖塔，它属于一所住宅还是属于一座教堂，就无法断定了。一群群乌鸦正绕着尖塔飞翔。

K 一面盯着城堡，一面向前走去，此外他什么也不关心。可是当他走近的时候，城堡却使他失望，原来它只是一个相当简陋的小市镇，由许多村舍汇集而成，惟一的特色就是也许一切都是用石头建造的，可是墙上的石灰早已剥落，石头似乎也摇摇欲坠。K 一时想起自己的故乡小镇，它不见得比这座所谓的城堡逊色，如果 K 仅仅为了观光而来，那么跑这么远的路就未免太冤枉了，还不如重访自己的故乡，他已有很久没有回故乡了。他在心里拿故乡教堂的尖塔同现在在那儿山上的尖塔作比较。家乡那座尖塔巍然矗立，线条挺拔，由下而上逐渐变细，大屋顶上铺着红瓦，那是一座人间的建筑——我们还能造出什么别的来呢？——但是比那些低矮的房屋有着更崇高的目的，比死气沉沉的日常生活表现得更加明朗。这儿山上的尖塔——惟一看得见的一座高塔——现在可以看出是一所住宅，也许是主宅的塔楼，它是一座单调的圆形建筑，有一部分优雅地爬满了常春藤，现在一扇扇小窗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有点儿疯狂的模样，塔顶像个平台，上面的雉堞参差不齐，断断续续，支离破碎，仿佛是一只孩童的手胆战心惊或马马虎虎地在蔚蓝的天空里画出来的。它就像是一个忧郁成疾的居民，本来应该被关在屋内最偏僻的房间里，却钻出屋顶，站直身子，向世人显示。

K 又止步不前，似乎站住才能更好地判断。但他受到了干扰。他立停的地方靠近乡村教堂，这座教堂其实只是一座小教堂，为了能够容纳教区的全体教徒，被扩建成像座谷仓。教堂后面是学校。那是一座低矮的长方形建筑，看上去像是临时性的，可是奇怪的是年代却很久远。它坐落在现已成为一片雪地的围着篱笆的园子后面。孩

孩子们正同教师一起走出来。他们把教师团团围住，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他，他们唧唧喳喳说个没完，说得很快，K 根本无法听懂。那位教师是一位窄肩膀的小个子青年，身子直挺挺的，不过样子并不显得可笑。他从远处就盯住 K，因为周围除了他那一群人就只有 K 一人。作为外乡人，尤其因为对方是一个司令官似的小个子男人，因此 K 首先打招呼。“早上好，老师，”他说。孩子们一下子都静了下来，这种突如其来的寂静也许正合教师的心意，他可以准备他要说的话。“您在看城堡吗？”他问，语气比 K 所预料的温和，但是语调好像并不赞成 K 的所作所为。“是的，”K 说，“我在这里人地生疏，昨天晚上才到此地。”“您不喜欢城堡吗？”教师很快又问。“什么？”K 反问道，他感到有点惊讶，并用更加缓和的口气又问了一遍：“我喜不喜欢城堡？您为什么认为我不喜欢城堡呢？”“没有一个外乡人喜欢城堡，”教师说。为了避免说出什么不中听的话来，K 便转换话题，问道：“您认识伯爵吧？”“不，”教师说，并想转过身去，可是 K 紧追不舍，又问：“怎么，您不认识伯爵？”“我怎么会认识他？”教师低声说，接着用法语高声补充一句：“请您注意有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场。”K 以此作为理由问道：“我能来看您吗，老师？我要在此地呆一些时候，现在就已感到有点寂寞了，我不是庄稼人，到城堡去怕也不大合适。”“庄稼人和城堡没有什么区别，”教师说。“也许是吧，”K 说，“这也不能改变我的处境。我能去看您吗？”“我住在天鹅巷屠夫家里。”尽管这更像是告诉地址而不是发出邀请，但 K 还是说：“好，我一定去。”教师点点头，便领着立刻又大声叫嚷起来的孩子们走了。不一会儿，他们就消失在一条十分陡峭的小巷之中。

可是 K 却心神恍惚，这次谈话使他恼火。来到这里以后，他第一次感到真正疲乏。长途跋涉来到此地，原先似乎并没有使他感到很累——在那些日子里，他是怎样从容不迫、一步一步走来的！——可是现在却显出过度劳累的后果了，来得当然不是时候。他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渴望，想要结识一些新朋友，可是每结识一个新朋友只会增加他的疲劳。不过在今天这种情况下，他强使自己至少走到城堡的入口，那就已是很不错的了。

于是他又向前走去，可是路很长。因为这条路即村子的主要街